

前些天,苏富比2017春拍“光之绘画”专场在香港收槌,现代摄影大师郎静山的24幅珍品佳作,总成交额近700万港元,成交率100%。郎静山是中国第一位摄影记者。他曾说,“拿照相机就是我的生活”,“相机比太太还重要”。

郎静山一生在摄影事业上的创举可谓层出不穷,对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也是居功至伟。1934年,其第一幅集锦摄影作品《春树奇峰》在英国摄影沙龙入选。从此,郎静山创立的集锦摄影,在世界摄坛中独树一帜。郎静山开创的这条“集锦摄影”的新路,以相机代替画笔,重塑中国画的水墨意境。他说:“我做集锦照片,是希望以最写实、最传真的摄影工具,融合我国固有画理,以一种‘善’意的理念,实用的价值,创造出具有‘美的作品’。”

他最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摹仿国画横幅长卷的《湖山揽胜》图,右起为法国巴比松树石,接着为南朝鲜亭榭,江西庐山含鄱岭山坡,张大千在巴西的庄园——八德园上界三峰之石,黄山云海之峰,菲律宾碧瑶之树,法国名胜处之石,最后为南京玄武湖之畔,完全用传统摄影方法,用多底片在暗室多次曝光集锦合成,堪称“集锦”高峰。他曾一再强调,“每一帧成功的艺术作品,都是在室闷黑暗的冲映室中的心血结晶。”成功的花环下,是呕心沥血的付出。而也正是这样的付出,才最终为其“集锦摄影法”赢得了“影中有画,画中有影”的赞誉。

当然,他的成功也不是空穴来风、毫无背景,而是和他生活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当时,中国摄影刚刚起步,自然不免和绘画有深厚的关系,以绘画形象或观念为准而从事摄影艺术也自可理解。郎静山就与张大千之兄张善孖是好友,与黄宾虹、林风眠、乐极、刘海粟、齐白石等时有过从,而他本人少年时是有中国传统国画基础的。这都对其利用画意进行集锦摄影很有影响。其集锦摄影,仿国画、重意境、师古法,在形式上模仿传统国画,以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为媒介和熟练的黑白灰三色,描绘丰富多姿的黑白意蕴;而题材和主题意趣,则多取自古画、古诗词。美国摄影学会会长甘乃第说:郎先生为中国人,并且又研究中国绘画,所以他是从中国绘画的原理,应用到摄影上的第一个。

除了摄影,郎静山还是一位超然有度的父亲。他说:“人要是没有觉知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他不讲大道理教训自己的孩子,而是要他们自己察觉,以孩子是否能自觉,来衡量他们是否成长。他的小女儿郎毓文曾回忆:“记得我读北一女中高一时,我们还住板桥,有时我会和父亲一起坐公路局车回家。有一次,坐到一部有些椅背掉了的车子,我一屁股坐在一张有靠背的,一看父亲坐的是没靠背的,本想是否该和父亲换位子的,但是自己想靠,又见父亲坐着蛮挺的,就算了。回到家后,父亲只是小声地告诉母亲,并说我还小,不懂让座。这比责备更令我难过,但是那时还是没有从这个错误中学到父亲的智慧。”

又想起徐志摩,为了在《方令孺散文集》读到《志摩是人人的朋友》一文。生于1901年的方令孺是新月派名诗人,和徐志摩过从甚密,她在文中写到: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殒命之前一年,她和诗人陈梦家等与徐在南京家中聚会,“志摩斜靠着沙发,在柔和的神态中,讲他在印度时的事。说,晚上睡在床上看野兽在月光下从林里乱跑,又有麋鹿绕着他卧床行走。”读至此我耳朵嗡地一响,灵魂出窍去了。叹道:在惊险与诗意都充沛无比的旷野,诗人这一觉,堪称完美。

读这一段的青葱之感,温柔之感,弥漫开来,和1969年春天的记忆交接。那是我下乡当知青的第一个年头。还不到21岁,物质的贫困,精神的饥渴,使我对李贺诗句“我生二十不得意,一心愁谢如枯兰”产生极强烈的共鸣。一天清早,我在卧室,站在楼梯的第二级,贴近窗台,就从竹林上斜射来的晨光(因煤油凭证购买,到了月底小号煤油灯必须尽可能少用),读一本缺了封面封底的书,那是“文革”前某大学中文系的补充教材,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一诗附在一篇痛批“资产阶级诗人”的论文之后,作为罪证。

这首诗只来得及读一遍,正要抄,生产队长在巷子前威严地吼起来:“男劳力去江嘴山种番薯,女劳力整秧田。”接着,男人从各条巷子里懒洋洋地踱出。我随数十个年龄不一,但一律以“没劲”为标志的“劳动力”队伍到了村外的山岗。在溪水旁边的山坡上锄地,筑垄。这辈子,只这一次,居然有“过目成诵”

的能耐,把诗一字不漏地背出。它韵脚铿锵,格式整齐,也是重要原因。

锄头嵌进酥软的泥土,嘴上哼着“你轻轻地走了,正如你轻轻地来”。把土坷垃打碎,将杂草拿掉,动作带上“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在康河的柔波里,甘心做一条水草”的韵致。风从田垌刮来,带着紫云英微腥的香。背到“寻梦?撑一支长篙,向青草更青处漫溯;满载一船星辉,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”我直起腰,望着春水汪汪的稻田,激情再也压抑不住,高声念:“但我不能放歌,悄悄是别离的笙箫;夏虫也为我沉默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!”我满脸是泪,怕被伙伴笑,把头低下,狠命地翻土,酣畅无比的快乐。闪着白炽的光芒的锄头刃口,在太阳下舞出奇幻的光弧,手里握着的仿佛是电焊枪。绝望的日子一下子充满光明,哦,春天的生机!

我彻底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饥饿。这个早上,所以男劳力都已饿得涎水流出口角。这是一年之中最难熬的“春荒”,家家户户的米缸多半空着,稀粥、番薯、薯叶、豆角,成了主粮。这一带乡村,传统上没有早餐,一天只两顿——早上9点多,下午3点多。我家境还好一些,顿顿也只能是以木薯干磨粉作的圆子,我连吃7大海碗不打嗝。然而,农民以先天的认命与坚韧与饥饿抗衡,此刻,伴着我声音忽高忽低的朗诵的,是他们粗野而和善的调笑,恶毒而无奈的讽刺。布谷鸟在远处叫,以前听来凄厉有余,此刻却如情人的唱语。放工时,我去溪边采了一束带刺蔷薇的,暗里以它祭奠诗人。

方令孺文接着说道,那一次徐志摩离开她家时,看到门外一架藤萝,说:“在冬天的夜里,你静静地听这藤萝花子爆裂的声音,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。”我当年从《再别康桥》所感到的,就是生命力与自然交融,如“麋鹿绕着他卧床行走”一般的诗意。

前几天看了一部美国电影《Big Stone Gap》,字面直译是大石峡的意思,故事发生的背景就在这个偏僻小镇,然而我看完电影,才知道影片真正想传达的意思是内心的鸿沟才是最难逾越的。影片主人公从父亲那继承了一间药房,但她的姑妈对她百般刁难,来往居民似乎也对这个40岁未婚的老姑娘有偏见,她越努力,越难融入。偶然间,她发现自己的生父是一个意大利人,便

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。小人之泽,五世而斩。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,予私淑诸人也。”

——《孟子·离娄下》

泽,遗风、影响;朱熹解作“流风余韵”。斩,截断;《中华古汉语字典》释为“尽,断绝”,其实断而不绝更妥。小人,清代焦循《以君子为圣贤在位者,小人为圣贤不在位者》;此说实在牵强,本文不予采纳,而视为常人、百姓。淑,通叔,取之义;私淑即自己私下学习。

孟子说:君子的遗风和影响,五代以后就断了。常人的遗风和影响,五代以后也会断。我没能成为孔子的门徒,我也会断向许多人人学习的。

四句话连成一体,构成一组警世的判断和深沉的感叹。孟子是有感而发。孟子二十岁出头游学鲁国,大约四年,司马迁说他“受业于思之门人”(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),可能就在此时。孔子殁后,儒分为八,孟子所学,是所谓的子思之儒。子思是孔子之孙,子思之儒已不是完整的、原汁原味的孔子之儒,何况是子思的门人呢?如果孟子真是受业于子思门人,而他却只说“私淑诸人”,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测是,孟子对老师的水平以及教学内容、方式、风气等均不满意,与他理想中的孔子之学业、学风相距甚远。此时离孔子已一百数十年,以三十年一世计,大约五世。所以,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应首先是指流传的孔子之儒已非原貌,孔学之风韵大大淡化。

作为证据,有孟子自己的话: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,百有余岁,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,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,然而无有乎尔,则亦无有乎尔。”(《尽心下》)当时若有孔子的忠实继承者,孟子就不会如此慨叹了。

不过,孟子“五世而斩”这个总结和概括的意义,不止于这样简单的分析。孟子对历史、社会的发展有深刻的洞见:“天下之生久矣,一治一乱。”(《滕文公下》)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。”(《公孙丑下》)这已经是非凡的历史哲学命题。孟子头脑中从不缺乏“变”的观念,用今之学术语言说,是哲学素养深厚。孟子当然懂得,文化、道德、习俗等相对稳定的社会因素,也会因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。一百多年过去,“圣人”“大人”“君子”的遗风和影响减弱,以至模糊,自然而然;后人甚至与之背道而驰,也并不令人奇怪。

对今人而言,“五世而斩”有着更广泛、更深刻的意涵。这缘于一代伟人毛泽东。他曾在中央会议上讲《战国策》中“触龙言说赵太后”的故事,说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初期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;这种再分配不断进行,所谓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从此,“君子”被虚化,泛指一切有地位、有权势、有财富的人;“泽”指他们各种有形无形的遗产。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转换成一句关于政治斗争、经济演变的名言;或者说,表明了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。

有爱就是家

万 卿

萌生了要离开大石峡的念头,她甚至处理了所有财产,认为只要到了意大利,她就能找到崭新的人生,和理想中的爱情。结果很逆转,她和那个她暗恋很久、对方也终于说出“我爱你”的小同学结婚了,她的幸福原来就在大石峡。原来离开不是唯一答案,有时我们急于逃离某地,恰恰是因为爱没有表达或得到满足。当人与人的内心没有隔阂,生活在哪里都一样,有爱哪里都是家。

炒五毒是苏州的端午食俗,与年菜炒如意一般,包含逢吉避凶祈求平安的意思。农历五月,江南“芒种逢壬便入霉,夏至遇庚为出霉”(《吴郡岁华纪丽》)黄梅阴雨连天,衣、物容易霉烂,稻田亦易遭虫害。旧时靠天吃饭,故人们认为五月诸事不吉,称为“恶月”,采取不嫁娶、不建房、不砌灶、不搬家、不造船等回避的办法。光回避太消极了,于是人们“截蒲为剑,割蓬作鞭,副以桃梗、蒜头,悬于床户,皆以却鬼。”(清·顾禄《清嘉录》卷五)以防害防病。苏州旧俗农历五月要挂一整月的钟馗像,以祛邪魅。

还没到端午,媳妇就开始排场,早早地买回菖蒲艾叶再系上一柄独蒜,或横放在屋外门楣或倒挂在门框上,替换下的菖蒲艾叶则留在傍晚楼道熏蚊。听惯了五色五黄克五毒,将黄鱼、黄瓜、咸鸭蛋、黄鳝和子鹅等五黄列入菜单,提前采购,太湖时新籽虾及苋菜也会收入篮中。

历史上与端午链接的重量级人物,分别是吴国大夫伍子胥和楚国三闾大夫屈原。时过境迁,赛龙舟等带有纪念性质的活动已不容易见到,而古称角黍的粽子成为端午节的唯一标志。超市里各样馅料的粽子琳琅满目,却难买到能粘着白糖吃的白水粽。

明朝才出现的肉粽子,则一定要焖煮得粽叶油润且馅料肥肉多过瘦肉才

得满足。饶有情趣的女主人或会用彩纸和彩线编织粽形香囊,或用彩线编织咸蛋网兜或独囊网蒜,或索性网购辟邪香袋挂在孩童胸前。将青白红黑黄象征五色龙的丝线男左女右拴在手臂或手腕处,以驱鬼避疫祈福保平安。长辈们会在端午这天为幼童穿上老虎肚兜,旧时还用雄黄酒在小孩额上画象征虎威的“王”字。稍微懂事一点的孩子则会约伙伴斗草,比谁的草根更结实。吴江太湖南岸有小孩端午吃蜘蛛蛋皮肤不易得病的说法,鸡蛋啄一小孔,将蜷曲的蜘蛛塞入,用绵纸浸湿后封口,蒸熟,剥壳去蜘蛛,吃蛋。

据说先秦时期,人们就视五月初五为毒日。清·蔡云《吴歎》:“撻锤粽子满盘堆,好似雄黄入酒杯。余沥尚堪祛五毒,乱涂儿额渍墙隈”注云:“五毒,蟾蜍、蛇、蜘蛛、蛇、蚊。吴歎即吴歌,蚊即马陆,有秤杆虫之称,触碰有强烈难闻气味,村童称其为铜丝百脚。

炒五毒,是端午桌上的小炒。色泽青红黄白黑的韭菜、虾米、茭白、银鱼、木耳,分制汇炒而成,韭菜梗香爽,干虾米鲜香,茭白丝软糯,干银鱼切口,黑木耳脆弹。五物和融汇在一起,满嘴咀嚼,口齿留香。

大德之人将“贪、嗔、痴、慢、嫉”归为五毒,不如趁端午一起炒了吧。

月饼,有礼的
清雅,食的甜蜜。

十日谈

享受传统佳节

夜光杯

的能耐,把诗一字不漏地背出。它韵脚铿锵,格式整齐,也是重要原因。

锄头嵌进酥软的泥土,嘴上哼着“你轻轻地走了,正如你轻轻地来”。把土坷垃打碎,将杂草拿掉,动作带上“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在康河的柔波里,甘心做一条水草”的韵致。风从田垌刮来,带着紫云英微腥的香。背到“寻梦?撑一支长篙,向青草更青处漫溯;满载一船星辉,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”我直起腰,望着春水汪汪的稻田,激情再也压抑不住,高声念:“但我不能放歌,悄悄是别离的笙箫;夏虫也为我沉默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!”我满脸是泪,怕被伙伴笑,把头低下,狠命地翻土,酣畅无比的快乐。闪着白炽的光芒的锄头刃口,在太阳下舞出奇幻的光弧,手里握着的仿佛是电焊枪。绝望的日子一下子充满光明,哦,春天的生机!

我彻底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饥饿。这个早上,所以男劳力都已饿得涎水流出口角。这是一年之中最难熬的“春荒”,家家户户的米缸多半空着,稀粥、番薯、薯叶、豆角,成了主粮。这一带乡村,传统上没有早餐,一天只两顿——早上9点多,下午3点多。我家境还好一些,顿顿也只能是以木薯干磨粉作的圆子,我连吃7大海碗不打嗝。然而,农民以先天的认命与坚韧与饥饿抗衡,此刻,伴着我声音忽高忽低的朗诵的,是他们粗野而和善的调笑,恶毒而无奈的讽刺。布谷鸟在远处叫,以前听来凄厉有余,此刻却如情人的唱语。放工时,我去溪边采了一束带刺蔷薇的,暗里以它祭奠诗人。

方令孺文接着说道,那一次徐志摩离开她家时,看到门外一架藤萝,说:“在冬天的夜里,你静静地听这藤萝花子爆裂的声音,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。”我当年从《再别康桥》所感到的,就是生命力与自然交融,如“麋鹿绕着他卧床行走”一般的诗意。

前几天看了一部美国电影《Big Stone Gap》,字面直译是大石峡的意思,故事发生的背景就在这个偏僻小镇,然而我看完电影,才知道影片真正想传达的意思是内心的鸿沟才是最难逾越的。影片主人公从父亲那继承了一间药房,但她的姑妈对她百般刁难,来往居民似乎也对这个40岁未婚的老姑娘有偏见,她越努力,越难融入。偶然间,她发现自己的生父是一个意大利人,便

春天的校园里,花团锦簇。草坪上,道路旁,嫩绿的小草和树叶竞相发芽,绿意盎然。映入眼帘的米黄色建筑群体外墙简洁明朗,与上师大间的通透围墙让精致的校园有了一份格外的视觉延伸感,连廊、小山、水池、幽静的鹅卵石小道,构成了校园一道又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。“忠诚,求实,开拓”校训与飘扬的国旗交相辉映,马克思、恩格斯头像映衬着的共产党宣言书本雕塑,老教师学员徜徉其间深深感受党校庄重的独特气息。

望着安静美丽又不失庄重雅致的校园,不由感慨万千,校园改造迈过的路程历历在目。

2013年,由于年久失修,当时的校园破旧、灰暗。学员住宿楼里散发着阵阵霉味,教职工办公室和餐厅、住宿、教室混合在一栋楼里,楼宇间横挂着凋零的电线,房间里堆放着大量的待报废废旧物件,煤气管路也有问题,运行的变电站是50年代的老设备,地下管道严重破损。面对千疮百孔的校园,党校校



夜光杯

的能耐,把诗一字不漏地背出。它韵脚铿锵,格式整齐,也是重要原因。

锄头嵌进酥软的泥土,嘴上哼着“你轻轻地走了,正如你轻轻地来”。把土坷垃打碎,将杂草拿掉,动作带上“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在康河的柔波里,甘心做一条水草”的韵致。风从田垌刮来,带着紫云英微腥的香。背到“寻梦?撑一支长篙,向青草更青处漫溯;满载一船星辉,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”我直起腰,望着春水汪汪的稻田,激情再也压抑不住,高声念:“但我不能放歌,悄悄是别离的笙箫;夏虫也为我沉默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!”我满脸是泪,怕被伙伴笑,把头低下,狠命地翻土,酣畅无比的快乐。闪着白炽的光芒的锄头刃口,在太阳下舞出奇幻的光弧,手里握着的仿佛是电焊枪。绝望的日子一下子充满光明,哦,春天的生机!

我彻底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饥饿。这个早上,所以男劳力都已饿得涎水流出口角。这是一年之中最难熬的“春荒”,家家户户的米缸多半空着,稀粥、番薯、薯叶、豆角,成了主粮。这一带乡村,传统上没有早餐,一天只两顿——早上9点多,下午3点多。我家境还好一些,顿顿也只能是以木薯干磨粉作的圆子,我连吃7大海碗不打嗝。然而,农民以先天的认命与坚韧与饥饿抗衡,此刻,伴着我声音忽高忽低的朗诵的,是他们粗野而和善的调笑,恶毒而无奈的讽刺。布谷鸟在远处叫,以前听来凄厉有余,此刻却如情人的唱语。放工时,我去溪边采了一束带刺蔷薇的,暗里以它祭奠诗人。

方令孺文接着说道,那一次徐志摩离开她家时,看到门外一架藤萝,说:“在冬天的夜里,你静静地听这藤萝花子爆裂的声音,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。”我当年从《再别康桥》所感到的,就是生命力与自然交融,如“麋鹿绕着他卧床行走”一般的诗意。

春天的校园里,花团锦簇。草坪上,道路旁,嫩绿的小草和树叶竞相发芽,绿意盎然。映入眼帘的米黄色建筑群体外墙简洁明朗,与上师大间的通透围墙让精致的校园有了一份格外的视觉延伸感,连廊、小山、水池、幽静的鹅卵石小道,构成了校园一道又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。“忠诚,求实,开拓”校训与飘扬的国旗交相辉映,马克思、恩格斯头像映衬着的共产党宣言书本雕塑,老教师学员徜徉其间深深感受党校庄重的独特气息。

望着安静美丽又不失庄重雅致的校园,不由感慨万千,校园改造迈过的路程历历在目。

2013年,由于年久失修,当时的校园破旧、灰暗。学员住宿楼里散发着阵阵霉味,教职工办公室和餐厅、住宿、教室混合在一栋楼里,楼宇间横挂着凋零的电线,房间里堆放着大量的待报废废旧物件,煤气管路也有问题,运行的变电站是50年代的老设备,地下管道严重破损。面对千疮百孔的校园,党校校



夜光杯

的能耐,把诗一字不漏地背出。它韵脚铿锵,格式整齐,也是重要原因。

锄头嵌进酥软的泥土,嘴上哼着“你轻轻地走了,正如你轻轻地来”。把土坷垃打碎,将杂草拿掉,动作带上“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在康河的柔波里,甘心做一条水草”的韵致。风从田垌刮来,带着紫云英微腥的香。背到“寻梦?撑一支长篙,向青草更青处漫溯;满载一船星辉,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”我直起腰,望着春水汪汪的稻田,激情再也压抑不住,高声念:“但我不能放歌,悄悄是别离的笙箫;夏虫也为我沉默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!”我满脸是泪,怕被伙伴笑,把头低下,狠命地翻土,酣畅无比的快乐。闪着白炽的光芒的锄头刃口,在太阳下舞出奇幻的光弧,手里握着的仿佛是电焊枪。绝望的日子一下子充满光明,哦,春天的生机!

我彻底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饥饿。这个早上,所以男劳力都已饿得涎水流出口角。这是一年之中最难熬的“春荒”,家家户户的米缸多半空着,稀粥、番薯、薯叶、豆角,成了主粮。这一带乡村,传统上没有早餐,一天只两顿——早上9点多,下午3点多。我家境还好一些,顿顿也只能是以木薯干磨粉作的圆子,我连吃7大海碗不打嗝。然而,农民以先天的认命与坚韧与饥饿抗衡,此刻,伴着我声音忽高忽低的朗诵的,是他们粗野而和善的调笑,恶毒而无奈的讽刺。布谷鸟在远处叫,以前听来凄厉有余,此刻却如情人的唱语。放工时,我去溪边采了一束带刺蔷薇的,暗里以它祭奠诗人。

方令孺文接着说道,那一次徐志摩离开她家时,看到门外一架藤萝,说:“在冬天的夜里,你静静地听这藤萝花子爆裂的声音,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。”我当年从《再别康桥》所感到的,就是生命力与自然交融,如“麋鹿绕着他卧床行走”一般的诗意。

『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』

白子超

孟子说:君子的遗风和影响,五代以后就断了。常人的遗风和影响,五代以后也会断。我没能成为孔子的门徒,我也会断向许多人人学习的。

四句话连成一体,构成一组警世的判断和深沉的感叹。孟子是有感而发。孟子二十岁出头游学鲁国,大约四年,司马迁说他“受业于思之门人”(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),可能就在此时。孔子殁后,儒分为八,孟子所学,是所谓的子思之儒。子思是孔子之孙,子思之儒已不是完整的、原汁原味的孔子之儒,何况是子思的门人呢?如果孟子真是受业于子思门人,而他却只说“私淑诸人”,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测是,孟子对老师的水平以及教学内容、方式、风气等均不满意,与他理想中的孔子之学业、学风相距甚远。此时离孔子已一百数十年,以三十年一世计,大约五世。所以,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应首先是指流传的孔子之儒已非原貌,孔学之风韵大大淡化。

作为证据,有孟子自己的话: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,百有余岁,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,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,然而无有乎尔,则亦无有乎尔。”(《尽心下》)当时若有孔子的忠实继承者,孟子就不会如此慨叹了。

不过,孟子“五世而斩”这个总结和概括的意义,不止于这样简单的分析。孟子对历史、社会的发展有深刻的洞见:“天下之生久矣,一治一乱。”(《滕文公下》)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。”(《公孙丑下》)这已经是非凡的历史哲学命题。孟子头脑中从不缺乏“变”的观念,用今之学术语言说,是哲学素养深厚。孟子当然懂得,文化、道德、习俗等相对稳定的社会因素,也会因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。一百多年过去,“圣人”“大人”“君子”的遗风和影响减弱,以至模糊,自然而然;后人甚至与之背道而驰,也并不令人奇怪。

对今人而言,“五世而斩”有着更广泛、更深刻的意涵。这缘于一代伟人毛泽东。他曾在中央会议上讲《战国策》中“触龙言说赵太后”的故事,说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初期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;这种再分配不断进行,所谓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从此,“君子”被虚化,泛指一切有地位、有权势、有财富的人;“泽”指他们各种有形无形的遗产。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”转换成一句关于政治斗争、经济演变的名言;或者说,表明了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。

萌生了要离开大石峡的念头,她甚至处理了所有财产,认为只要到了意大利,她就能找到崭新的人生,和理想中的爱情。结果很逆转,她和那个她暗恋很久、对方也终于说出“我爱你”的小同学结婚了,她的幸福原来就在大石峡。原来离开不是唯一答案,有时我们急于逃离某地,恰恰是因为爱没有表达或得到满足。当人与人的内心没有隔阂,生活在哪里都一样,有爱哪里都是家。

暑。3号楼正在进行内部墙面、顶面、空调、卫生间等部位装修。校领导不惧高温,几乎天天二、三次到现场,一层一层逐个房间查看,小到装饰面平整度、大理石面层接缝宽度、家具饰面油漆光泽度、卫生洁具安装位置及高度,大到给水系统、空调系统调试等每个环节都不松懈,发现问题及时与现场管理人员沟通并限时整改。为此,经常至深夜还在现场与施工人员讨论问题,亲自动手测量尺寸、选定位置。

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,因而,被同济大学著名建筑学专家阮仪三热情点赞为“三分匠事、七分主人”,也收点了上海市健康单位、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。

随着教学设施与学员宿舍维修项目及绿化等其他项目的推进,校园面貌逐步焕然一新。老学员惊喜,新学员赞叹。如今漫步在党校独有的格局氛围中,能感受校园的洁净雅致、勃勃生机。